



重推

一窟一世界 一眼越千年

□ 解维



敦煌莫高窟远景 资料图

“敦煌”一名,最早见于《史记》,其中《大宛列传》并叙乌孙、大夏、安息等国,大致为西域诸国之总传,并将《张骞传》附于其中。西汉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历史的齿轮自此转出了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在人类文明的画卷之中熠熠生辉。作为亚洲腹地的敦煌,曾是古代中西方之要冲,也是古代丝路之锁钥。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中国北方正处于十六国纷争时期,人们对和平生活充满了向往,僧人乐傅向西游历至敦煌鸣沙山时,决定在鸣沙山东面开凿一个可以坐禅修行的洞窟,于是莫高窟便开始了绵延千年不断的伟大营建。

《“画”中有话:敦煌石窟百讲》正是一部围绕敦煌莫高窟的文化普及读物,此书以敦煌石窟艺术为主题,以“画”为载体,用一百讲分享了富有启示又给予人希望的壁画故事,书中精心挑选了北凉到元朝一千多年的建筑、彩塑和壁画艺术,是一部趣味盎然的敦煌石窟艺术读本,让广大读者可以从不同的维度立体化地了解敦煌艺术,感受敦煌文化千年不朽的生命力,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广博深厚,增强文化自信。

书中展现的不仅是敦煌精妙的壁画和塑像,还能让读者透过石窟,从中看到彼时的人生百态、社会世相以及世界图景,可谓“一窟一世界”。敦煌石窟中,诸多花烛影动、威里画蛾眉的婚礼图形象且直观地展现了古代社会的婚姻观念和嫁娶习俗;“甘露霖、万物生”的农耕景象,生动鲜活地描摹出现实生活的时代特点;而《报恩经变》中的“树下弹琴”、《楞伽经变》中的“市集”等场景,使人间烟火气跃然壁上。人生百态之外,许多壁画折射出了丝绸之路的繁荣,也展现了商人们如何往来通商;还有再现战争场景或显示赫赫威仪的战争题材壁画,使得中国古代的社会世相得以穿越千年来到人们面前。纵观千年营造,最为感动人心的是各种艺术形象在历史变迁和文化交融中所展现出万般变化,譬如广为人知的“飞天”,其形象虽起源于印度,但自佛教传入敦煌后,她经历了与中国上古神话融合,注入了西亚、罗马和南亚次大陆文化的元素,最终融汇成中华艺术的瑰宝,向世人呈现了开放、多元的世界图景。敦煌石窟,曾留下了无数精美的壁画和雕塑,其对诸佛菩萨以及山川河流的详尽描绘,让人仿佛置身于千年前,在青绿山水之中或感受朝圣之旅,或与画中人一道

历经人生百态,或置身不同社会世相,或纵览造像发展演变,一窥世界大观。

除了丰富的世界图景,敦煌有着千年恢宏、立体、多元的历史,其厚重的文化积淀、多元一体的民族融合景象被浓缩在这本书的方寸之间,逐步映入读者眼帘,可谓“一眼一千年”。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北魏攻克了北凉,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其间由于战乱,凉州工匠纷纷迁至敦煌,此后更多的官宦、僧侣和工匠徙居敦煌。这一时期,敦煌石窟的开凿迎来了第一个高峰,并将中原审美风格加入其中,石窟也一改前期的印度窟型,中原风格的“阙”型窟室成规模涌现。时值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同时也终结了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敦煌莫高窟在隋朝38年的短暂历史中,建造了近百个新窟。唐朝时期,莫高窟的建造迎来新的发展,国力强盛的唐朝经济和文化高度繁荣,使得莫高窟上出现了许多文化交流、交流、交融的壁画。初唐时期,一幅“张骞出使西域”的壁画不禁使人们回想起张骞开凿西域的恢宏历史。盛唐时期,壁画中的大唐舞乐、翩舞广袖,如“反弹琵琶乐舞”和“散花飞天”,构图上气势磅礴,皆是色彩与线条之间流动的乐章,共同谱写华筵福音。值得一提的是,敦煌石窟的壁画和塑像,或直接呈现了千里以外的中原画式,或充满汉

晋遗风,尤其第158窟的《各国帝王举哀图》,画中出现吐蕃、中亚、西亚、南亚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形象,极有可能为敦煌画工们亲眼见到的各式人物,直接向世人呈现出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景象,翻开了丝绸之路历史的瑰丽篇章。

回过头来看,敦煌莫高窟作为世界上现存的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文化艺术宝库,这里有着雄浑厚重的历史底蕴、博大精深文化内涵以及美轮美奂的艺术形象,是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最具特色和魅力的一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敦煌莫高窟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和发展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为我们研究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也为世界人民提供了一扇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作为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研究是一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努力和奋斗的崇高事业,同时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将这项伟大的文化遗产继承和传播下去。敦煌研究院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肩负起传播敦煌文化的时代责任,并在此过程中不懈努力、辛勤耕耘。他们与湖南文艺出版社合作出版的《“画”中有话:敦煌石窟百讲》用绝美非凡的图画,带领读者进入大梦飞天,踏上流光溢彩的千年敦煌



《药草喻品》中的雨中耕作图 第23窟 盛唐

汉代是说不完的汉代。汉字、汉族、汉语……汉代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非常大的影响。可是你了解汉代吗?衣食住行是我们和世界最基本的关联点。你了解汉代人的衣食住行吗?张从军著《石上千秋:汉画像石中的衣食住行》(以下简称《石上千秋》),是一部特殊的著作,这本书以图读史,由史证图,通过对画像石的解读,把遥远的汉代人的生活世界重现在我们面前。

认识张从军时,他已经是汉画像石研究方面的专家。他于20世纪70年代起便接触汉画像石,并从民俗角度理解汉画像石中的汉代世界。在画像石研究领域,21世纪初他就先后出版过《汉画像石》(2002年)、《黄河下游的汉画像石艺术》(2004年)。通观张从军的汉画像石研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从生活视角理解汉画像石中的古代世界。在他看来,汉画像石是汉代墓葬艺术。和编写庙堂典章历史的史迁班固不同,画像石的作者都是下层工匠,但“他们也生活在汉代,他们或许不识字,也不会书写,但他们会以图画的形式,记录和描绘汉代的形象”。

《石上千秋》着力还原的,就是这些工匠手中用图像记录描绘下来的“汉代的形象”。汉画像石内容非常驳杂,牵涉到宗教信仰、习俗、历史传说等多个领域。但这些画像石都出于汉代工匠们之手,即便是画中的历史传说,也是汉代工匠们头脑中的历史传说,因此毫无疑问也是“汉代历史的记录”。

这部从衣食住行角度整理出来的“汉代历史的记录”,最宝贵的是书中对于汉画像石作品很多细节的解读和分析。以书中《进贤冠》一节为例,我们读汉代典籍,只能想象公侯三梁、两千石与博士二梁、博士以下一梁等汉代进贤冠是一种帽子,却不知道究竟这进贤冠是什么样子。《石上千秋》的作者则用十五幅画像石和对图像细致的文字分析把汉代的进贤冠以及汉代人们佩戴进贤冠展示给了我们。作者善于结合图像分析细节,从画像石中一个个我们平时很可能一瞥而过的细节里,解读古人生活的世界,这就是作者的功力所在。这样的解读与汉画像石的图像



瓜州榆林窟第25窟北壁 婚嫁图 中唐

□ 刘晓峰

老骥伏枥说汉画

插图一一对应,呈现在书中一段段文字里,像一个个珍宝等待读者发现的眼睛,这也是本书的魅力所在。

老骥伏枥说汉画,捧读张从军在古籍之年出版的这本《石上千秋》,感慨系之。中国古代的生活文化有丰富的传承,《墨子·公孟篇》载:“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屐,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羊裘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袖,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这些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如百川入海融汇于汉代,最后浇筑成了汉代生活文化的基础。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是日常,也是文化,是维系民族文化心理的一支重要力量,有力地增强着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汉文化作为一个深层的文化背景,千百年来一直形塑着我们民族的生活,影响着民族心理认同。从这一意义上,张从军以小见大、沿波讨源,透过汉画像石中的图像展示汉代历史、汉代民俗和汉代人的生活方式,对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正可谓意义重大,厥功甚伟。

《石上千秋:汉画像石中的衣食住行》,张从军著,齐鲁书社出版)

纸上书店

《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

阎晶明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鲁迅研究”系列全新作品。这本书从“鲁迅与中国共产党

人”这一独特视角切入,聚焦了诸多共产党人与鲁迅的交往或交集,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风云跌宕和人性光辉。

动态

怀着梦想为黄河写诗

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龙跃国诗集《黄河谣》,共精选作者自2016年至今写作的短诗158首、散文诗和长诗11首(组)。

该诗集共分四辑。第一辑“只若初见”,重在表达人间情感,包括亲情、爱情、友情、师生情等。第二辑“夏天的句式”,通过描写大自然中的事物或现象,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及其自然观。第三辑“朝暮”,试图通过诗歌来探讨人生,书写人生百态,抒发人生感慨,通过描述各种社会现象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人生观念。第四辑“黄河谣”,以散文诗和长诗的形式,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

情感活动。作家、学者徐兆寿这样评价《黄河谣》:“龙跃国的人生是一条艰难跋涉之路,但他的诗清朗、明亮、开阔。”

“龙跃国的诗歌始终抒写着爱……爱是他前行的力量,是黑夜里的灯光,也是他的温暖和梦想。”诗人牛庆国如是说。评论家汪剑钊认为,“怀着蓝色的梦想为黄河写诗,我想,这应该是对龙跃国这部诗集较为贴切的定位……他的作品有着逆风飞扬的倔强和自信”。

诗人峭岩则作了如下评价:“一曲黄河谣,摇出空气的慢、鸟鸣的慢,摇出风的轻柔 and 温暖,也摇出一个时代记忆。”(王郢)

《世间所有的路》出版

近日,我省作家王选的长篇非虚构作品《世间所有的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书分为五章,共二十余万字。作品以作者自身经历(时间)为纬线,以他人境遇(空间)为经线,每章围绕一个主题,编织了一个人的似水流年图和一群人的困顿失措图。每一章作品都置身于作者和他人的命运之路、生存之路和未知之路。

这部作品充满真诚和悲悯之情。出路、前路、陌路、歧路、狭路、悲路、窄路……世间所有的路,是无数坎坷、波折的来路,和模糊、未知的去路,可终究是殊途同归的一条路。整部作品典雅深沉,感情真挚,语言隽永,读来让人深思。

作家、学者祝勇认为,在我们熟视无睹的生活中,作者总是用深沉而敏锐之笔,切入进去,为我们剔出那些生命中最本质和疼痛的部分,《世

间所有的路》虽是写一个人在世间的日常和境况,实则是在写一代人的生存烙印和命运踪迹。

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陈仓评价说,这部作品中王选把目光投向城市,投向高楼之下、霓虹之外,投向那些平凡者。于是,这部作品有了凿孔成像的效果,让作者的写作疆域更加开阔。

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江子认为,《世间所有的路》以路为径,从西部大地蔓延开来。整部作品悲悯与希望交织,温婉和锋利互文,既见少年心性,亦不乏青年况味,是一部具有很高完成度和辨识度的散文文本。(王郢)

启事:凡因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取得联系的作者,敬请与本版责任编辑尽快电话联系,以便我们为您付酬。

导读

读书有法

□ 张华

我一直以为,读书是一件高度私人化的事情,真正的读书一定是自由的、放松的、快乐的,至少自己感觉如此。

这个世界上凡事不可任性,但唯有读书可以例外。在我看来,读书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想读谁就读谁,想怎么读就怎么读,可以读得无声无息,也可以读得飞沙走石。

我的阅读意识觉醒得比较晚,大约开始于1996年。起步时,读的都是老师推荐的书,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围城》等,还有外国文学《傲慢与偏见》《悲惨世界》《红与黑》《百年孤独》等。完成这些“规定动作”后,再随手翻翻,竟翻出了很多有趣的作家作品,如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王朔的《顽主》《我是你爸爸》等。特别是一些先锋派小说和新写实小说,把我的阅读兴趣一下点燃了。

读着读着,就有了点门道,那就是穷读不舍。

一个“穷”字尽显强悍执拗之气。读书时我喜欢运用“盯人战术”,一路跟踪追击,比如当时读到池莉,感觉很

喜欢,就把她所有的小说找齐了一口气读完。还有苏童、叶兆言、汪曾祺、梁晓声、刘恒、迟子建等作家我也是一网打尽,生吞活剥。

找到喜欢的人,再读他喜欢的人,这真是一种简单有效的读书方法。

为了提升自己的国学素养,我研读了梁漱溟、季羨林、南怀瑾、饶宗颐等人的作品,顺便把他们弟子的著作也“扫描”一下。这些大师的共同点,在于纵观古今、驰骋中外,能大处见小、小处见大。比如季羨林曾说:“一个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你看,这话真是言简意赅、一

语中的,一个好人应该更多考虑他人的利益,但也不完全忽视自己的需求,这种举重若轻的阐释,在大师们的作品里俯拾皆是。

因对历史的浓厚兴趣,我发现了很多优秀的传记作家,循迹而往,把他们的作品找来一读。如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度阴山的《知行合一——王阳明》、熊召政的《张居正》、张宏杰的《曾国藩传》、梁启超的《李鸿章传》、章开沅的《张謇传》等。有时我会在不同的传记中寻找同一个人物,遇到新的疑问,再去找别的作品求证,常常有瞬间被打通的豁然之感。

在一场场穷读中,我发现一个有趣

的现象,名人之间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相互欣赏、彼此呼应,或相互攻击、分分合合,从这些交叉点再发散开去,会找到更多的人、更多的事。在我的阅读经历中,鲁迅、李敖两人颇有特点,写过他们的人和他们都写他们的人不计其数,朋友和对手一样多,批评和欣赏一样多,顺着他们的“藤”摸去,一定能找到不少“瓜”,这样的读书才叫享受。

这些“有字书”读完后,就去读“无字书”,去书中提及的历史现场,吹一下主人公吹过的风,走一下主人公走过的路,做一次沉浸式体验,来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比如去刘公岛遥想甲午海战的惨烈,去江南贡院体验科举考试的艰辛,去绍兴感怀兰亭雅集的清古,去寒山寺聆听钟声的悠远,去西湖感受苏东坡的情,去颐和园一窥老佛爷的奢华……

穷读不舍,是一种读书态度,也是一种生活哲学。在这场追击战中,我们永远无法抵达终点,但风景就在过程之中。

(摘自《新华日报》2024年7月23日)